

# 穿越时光的广播声

乔国山

便是乡村生活永恒的背景音了。

村头一个大喇叭,家里走廊还接了一个小喇叭。从电线杆上拉了一根铁丝进来,接在小方盒子上面。每天中午,捧着饭碗端坐其下,入神地聆听着《杨家将》《岳飞传》等名家评书。声音模糊不清时,大人们就会往接地的线上浇一瓢水,滋滋的电流杂音过后,播音果真变得清晰起来。仿佛那一瓢水,洗去了蒙在喇叭口的尘埃。现在想来,那种调音法,大抵就是物理书上所说的减小接地电阻吧。

时光荏苒,上世纪90年代,双卡收录机走进了家门。它能放磁带,也能录音,还有一个旋钮,手指轻轻转动,便能捕捉到来自小村空中的电波,小喇叭的声音,也渐渐淡出耳畔。记得那年暑假,我用那台收录机第一次清晰地收听到县广播电台的调频广播。每逢周六中午,还有一档文艺栏目,会朗诵一些文学爱好者的投稿作品,于是我也跃跃欲试。我抄了两首自己写的稚嫩诗歌,郑重地投寄了出去。

以后的日子,就是准点守在收录机旁,满怀期盼

与忐忑,继而坠入失落。约莫半个月后的一个周六,家里偏偏停电了。我索性搬了张条凳坐在门口,侧耳倾听,远处田野里那久违的、浑厚的大喇叭声,正穿透乡野的宁静悠悠传来。当那首《秋日私语》的曲调响起时,主持人突然念出了我的名字,整个世界刹那间沉寂下来,那简短的诗行,随着背景乐在广阔的田野上久久回荡。

时过境迁,声音的世界变得无限广阔,田野上的大喇叭,走廊的小喇叭,似乎从我们的生活里销声匿迹了。直到今天,再次听到镇政府大喇叭的声响,竟打捞起岁月中沉寂多年的碎片。或许,大喇叭一直没有远离我们,那根连接我们情感与记忆的线一直都在,只需要偶尔停下匆忙的脚步,静静地听一听这穿越时光的诉说。

临别回望,嵌着音响的小楼被暖阳镀上了一层金色。我知道,在需要它的某一刻,这缕声音会再度响起,或急切,或平缓,或悠扬,继续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最生动、最真实的故事。

## 糖藕好吃

俞俊

冬日午后,枯坐无事,妻子端来一碗糖藕。

糖藕盛在一只广口大瓷碗里,几粒金黄干桂花细屑,星星点点地“栖”在蜜汁上,像一群贪恋甜香的蝴蝶,收拢了翅膀,睡得正酣。

夹起一片,它微微颤着,光在它的弧面上流转,让你在入口前就感知到它的绵软与甘甜。送入口中,先是舌尖触到的一缕凉意,随即,那股被桂花熏染过的甜,便温柔地弥漫开来。牙齿陷进去,感到一种似有还无的抵抗,随即便是舒爽的酥糯。藕的清香与糯米的软糯,在糖汁的牵引下,融为一体。吃下它,就像吞下了江南的秋天,带着水气的清润和丰收的踏实。

一个藕字,生来就带着几分禅意。周敦颐说它“出淤泥而不染”,是写给莲花的颂辞,莲花亭亭玉立、风姿绰约,是长在污泥里的根茎用尽力气托举起来的。藕的一生深埋黑暗水底,沉默寡言,却一身孔洞,心眼通透。清水流过,淤泥也流过,它却只留下了一身洁白。将糯米填进这些孔洞,是一件极有耐心的事。需一根细长的竹签,将浸泡过的糯米,一点一点,

灌入孔洞,像是在完成一个古老的仪式。好像填进去的,不仅仅是米,也是光阴,是对生活的一份敬意。糯米粒充盈了藕的空,藕的筋络又束缚着米的形,它们就这样互相成全,仿佛一对相濡以沫的伴侣。

把藕煮熟透需要漫长的熬煮,水与红糖、冰糖渐渐交融,颜色由浅入深,从清澈变得浓郁。终于,坚韧的藕身变得柔软,洁白的米粒化作了剔透的玉。厨房里弥漫着一股踏实的甜香。

万物皆有心。石有石心,坚硬而沉默;木有木心,年轮是它的记忆。藕的心,便是那一排排藏着通透与容纳的孔洞。佛家说“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”,一孔,便是一个小小的宇宙。它是空的,所以能容纳。它是通的,所以能吐纳。糯米与糖汁,填满了藕的空,让藕的清奇风骨,添了几分温厚的烟火气。

慢慢吃,慢慢聊,世界慢慢沉寂下来,窗外的天色,由明转暗,像一块被慢慢晕染的宣纸。最后一抹霞光,也隐入了远处的黛瓦。吃掉碗中最后一片糖藕,甜香在唇齿间萦绕,久久不愿散去。

## 收藏昨天

潘奕安

世界在我耳中,最早是被一个柳哨吹开的。

那声响始于姥姥粗糙温热的掌心。春日的河畔,她牵着我在那株老垂柳下站定。“看好了!”她说,拣一段碧绿枝条,拇指指甲抵住,稳稳一旋,青翠的树皮便完整地褪了下来,露出滑腻的白木芯。抽掉木芯,她在皮管一端削薄管壁,凑近唇边轻轻一送——一声带着青草气息的、怯生生的单音,就这样撬开了我对世界最初的感知。

从此,柳哨成了我与故乡对话的语言。老柳树在四季里变换着姿态,我的柳哨情缘也随之生长。春日柳条柔韧,哨音清亮如溪;盛夏的枝条失了脆嫩,音色便沉郁一分。那棵柳树,是我不语的共谋者,它垂下的万条绿丝绦,是我所有年少心事的归处。

后来,我搬离了老家。听说,为了拓宽河道,那棵老柳树被伐倒了。我的世界,从此安静得让人心慌。

多年后的一个清明节,我回到这里。河道被水泥砌得笔直,一切陌生得让人不敢相认。正当我准备离开时,眼角突然瞥见老树桩旁竟钻出了几个鹅黄色的新芽——那么细,那么弱,在春风里微微发抖。

我蹲下身,用手把周围的松土拢过来,小心翼翼地为它们垒起一圈矮墙。我的动作很轻,生怕碰坏了这脆弱的生机。

日子流过,新芽抽成了细长的枝条。我折下一段做成柳哨,吹出的声音又细又哑,全然不及童年用老枝做的那般响亮。我从箱底翻出姥姥当年为我做的那些旧柳哨,它们还保持着完好的形状。我把新旧柳哨并排放在一起:新的细弱,却指向未来;旧的粗壮,却珍藏着整个昨天。

此刻,我忽然理解了小说《未完待续》中茉莉的选择。当死神宣告生命期限,她遍寻不到一件可以带往终点的实物,最终发现,真正能带走的,是那些已然融入生命的记忆。

昨日,不也正是如此吗?我们无法将任何一个过去的瞬间打包带走,就像我无法让那棵老柳复生,无法再吹响一模一样的童年。但姥姥掌心的温度、柳哨的清音、故乡的风——它们早已不是身外之物,而是我生命本身的质地,是我之所以为我的全部缘由。

这支细弱的新哨,吹不出过去的响亮,却能吹出来日的序曲。我们为记忆中的老树立一座心碑,也为现实中的新芽护一抔土。然后,带着全部过往的行囊,走入每一个,未完待续的明天。

## 母亲的缝纫机

黄信波

母亲的缝纫机还放在老屋窗下。金属的身体上,原本闪亮的烤漆已剥落得不成样子,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小锈点,就像老人斑。夕阳从窗户斜照进来,正好落在缝纫机上,只有在特定角度才会忽然一闪。

母亲不用它已有些年头了。前些年她眼睛不好,说那针眼小得线怎么也穿不过去。后来手又发抖,车出来的线歪歪扭扭的,像醉汉的脚印。于是,就不再碰它,只是偶尔拿软布把台面和机身仔细擦一遍,好像拂去了时光积下的尘。

记忆里,这台机器很吵闹。母亲把机头从台面下“咔哒”一声支起来,装上黑漆的梭芯,再选好线轴装上去。她的脚一前一后踩着踏板,飞轮便“呼呼”地转了起来,上面的皮带也开始滑动,整个机器便活了起来。机针上下跳跃,急促又均匀,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。昏黄的灯光,笼照着她微微低下的侧脸,在墙上投下一个忙碌的身影。

缝纫机最热闹的时候是换季之前或快到年关时。我和弟弟的衣裳,十有八九都是“接力”穿的,我穿短了,母亲就在裤脚管上接一段同色的布,改好后

又套在了弟弟身上,膝盖处磨得露出了白茬,她便从旧衣服上剪下两块耐脏耐磨的料子,裁成椭圆的补丁,在机子上一圈一圈地轧。补丁多半是深蓝或者藏青色的,缀在浅色裤子上像两枚庄重的印章。我们一开始都不乐意穿,母亲说:“补丁怕什么?补丁就是衣裳的骨头,穿烂的地方补一补,才更经得住摔打。”她的话没有修饰,却很实在。

母亲用它“造”过不少东西,碎布头拼的门帘、旧被面改的枕套,甚至我书包侧边那个装水壶的小袋子。最让我惦记的,是她用做衣裳剩下的呢子料给我缝了一个笔袋,那笔袋我用了许多年,直到呢子料边缘都磨得起了一层绒,也舍不得扔掉。

母亲偶尔也会拿起针线来缝补纽扣,或是用手扞几针裤边,“嗒嗒嗒”那种带有生计气味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。我知道,在那些早已生疏的齿轮和轴承之间,仍然藏着一根很长很长的线头,一头系着窗下的尘埃,另一头连着一个个喧闹的夜晚、一件件打着补丁的衣服、母亲最辉煌的岁月,以及她所有的精打细算和温柔。